

琴台

潘國森

曾國藩訃告

南京夫子廟內的華夏教育展有許多珍貴資料，於舊社會傳統讀書人的「生命週期」有詳盡介紹，今回談的展品是清末名臣曾國藩（一八一一至一八七二）的訃告。

訃告的格式與今天香港常見的大異其趣，先談筆者自小所見。潘某人董事之後，在報上見到大戶人家的訃文較多由管家的名義發。公告說「某公某某府君」何時壽終、何時設靈，下款是「某氏某某堂」。這樣在稱呼上就不會有混淆。此話何解？因為後來訃告常有改由死者的亡妻以「未亡人」的身份發消息，說「先夫某公某某府君」壽終，然後是「未亡人」領銜，子、女、孫等等依序排列在後。

這就出了問題，死者是「未亡人」的先夫，卻是「孝子」的先父，內孫的先祖父，外孫的先外祖父。豈不是亂成一團。潘某人的粗淺理解是大戶人家由管家發訃告，就不會有稱謂混亂的情況出現，而且孝子賢孫都哀痛欲絕，哪有心情去舞文弄墨？弄得蓬頭垢面才似孝子賢孫。

見了這曾國藩訃告，可知那時那地的喪禮習俗與此間大不相同。這份訃告是橫度的長卷，紅黑二色的木刻印刷，凡涉及皇帝的用詞，如道光、咸豐、同治等年號；「欽命」等等都印紅色。開頭是大大的一個「訃」字，然後就是：

不孝紀澤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考。

那就是由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領銜，父親逝世，孝子將罪孽包攬上身，現代人看來就有點無辜了。然後就是訃文篇幅最長的部分，由曾國藩臨死前的官品

銜頭、朝廷批准的喪禮規格和賞賜治喪白銀開始，然後才是死時的爵位和兩江總督的官職差事，朝廷賞過雙眼花翎、黃馬褂等等。接下來是倒序過去每一個官名，由先前的直隸總督，及科舉考官等等差，最後是「戊戌科進士（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甲午科舉人（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緊接下來的是：「瀛生府君痛於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戌時，壽終於兩江督署正寢。」曾國藩字瀛生，父親的名可不是兒子能稱呼的。

至於壽元，則沒有今天香港常見的「享壽橫額」若干歲，就是直書曾國藩的「虛齡」六十二歲。然後是親屬的名單，舊社會、舊禮教重男輕女，只有曾家的男人才可以列名訃告之內。

先是「孤子」紀澤、紀鴻兩兄弟，他們是「泣血稽顙」，喪父是孤、喪母是哀，說明曾大帥的正妻仍健在。然後是孫兒廣鈞、廣鎰、廣銓，他們都是次子紀鴻所出，只需「泣稽首」。紀澤諸子，惟有廣鑾長大成人，不過他在祖父逝世後才出生，這位嫡孫當然不能名列訃告了。後來廣鑾絕嗣，現時曾國藩的嫡派後人都是出自曾紀鴻的一支。

曾國藩的親弟國漢、國荃和他們的兒子（死者的親侄），則是「泣頓首」。再下來死者的堂弟、堂侄、堂侄孫則是「拭淚頓首」。然後遠房的堂叔祖（高死者兩輩）、堂叔、堂弟、堂侄則是「拭淚頓首」而已。

不同程度的哭以別親疏，由泣血、泣、拭淚到拭淚。叩頭也分稽顙（以額觸地）、稽首（叩頭至地）到頓首（叩頭而不用到地）。

用手機拍的照片品質不佳，希望華夏教育博物館及早建成，方便海內外同胞更容易參觀實物。

發式

余宜輝

發自內心的愉快

最近多參與電台一個新節目，內容主要提供一些護理頭髮資訊，藉着這個機會認識了一些新朋友，包括這個贊助節目的老闆及他的女性得力助手，亦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多了機會接觸，而且他們很客氣，經常邀請我們一起吃飯。

昨晚晚到這老闆的家裡吃大團圓，原來他的得力助手在內地的朋友擁有一個私人的養殖大團圓地方，蟹的質素很清潔及沒有添加任何營養化學劑，而且每隻蟹的蟹膏也非常豐富，自己從來沒有吃過這麼高質素的蟹，平常吃至少五隻的我，那個晚上吃了三隻已吃不下，因為已經很滿足啦！

我們在進餐的時候談天說地，而這位女性得力助手更加拿出很多有關她跟她女兒的珍藏品讓我們觀看。這位媽媽原來把女兒由幼稚園開始送給她的親手畫下的圖畫及文字一一保存到今天，現在她的女兒已經十七歲，所以她拿出一個盒子，裡面已經收藏了十多年來女兒送給母親的東西。這位媽媽很興奮的逐一向我們介紹女兒畫的是什麼，甚至讓我們看她女兒寫的每一句說話，例如：媽媽，剛才我們一起購物，在逛街的過程當中很開心，謝謝你；還有：我知道妳工作很

辛苦，當我出社會工作之後，會好好報答妳。其實這一些她女兒的說話，做母親的有誰會不感動，而父母養育兒女最大的回報，不是要他們賺幾多錢，或是會擁有什麼名譽地位，最希望可以得到兒女簡單的一句說話，一些親手做出來的禮物，已經覺得心滿意足。

所以我看着這位媽媽不停地介紹她女兒作品的時候，心在想，感受到她的愉快心情，而且她還說：「這些女兒給自己的禮物，比起什麼鑽石、黃金更重要，我一直會好好保存，還會把這些東西當有一天女兒婚禮上，給來賓一一細看。」

而且原來她沒有告訴女兒自己把這些物件也好好的收藏起來，相信如果她女兒在結婚的那一天看見媽媽把這些東西拿出來，場面一定很感動，她的女兒也應該會流出感動的眼淚。

其實有時候，我們知道自己很愛惜父母的，但總是不懂如何的去表達，不如從今天開始，大家嘗試打破沉默，把想講的說話及行動表達出來，一家人如果可以用這麼溫馨的方法過生活，或者兒女懂得這樣與父母聯繫，我相信每天也會有很多溫馨的場面出現。珍惜家人，珍惜每一刻一起生活的時光，你能做到嗎？

生活

吳康民

男孩與女孩

中外人名重複者多得很。中國男子用「偉」字命名的，據不完全統計，便有逾百萬之多，女的叫秀英，也超過七十萬，這是不完全的統計。中國人喜歡吉祥的名字，總不成用豬狗命名。文革時期，適合潮流，出生的孩子，多用衛東、向陽、建國等名字。

數年前，有某幹部子弟駕車出事，居然對查究的警察說出「我爸是李剛」，意圖脫罪。其實他的父親不過是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的副局長，充其量不過是個科級幹部。但「我爸是李剛」，一時成為名句。李剛的大名居然名聞天下。香港中聯辦也有過一位副主任李剛，後來調升澳門中聯辦主任，又調至僑辦擔任副主任，最後因濫職而被查辦。原來「我爸是李剛」，也沒好下場的。

父母為子女出生後取的名字，也頗適應潮流。在文化大革命時代出生的，不少取名衛東、向紅。我的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孩，我是男女平等，並不重男輕女，後來添加一個男孩，我仍然是先入為主，疼愛女兒超過男孩。以至當年老筋筋的女傭，笑罵我重女輕男。其實我覺得男女都是一樣，都是自己的骨肉，並無分彼此。

事實上，女孩子比較「顧家」，對父母比較孝順。當年我結婚後生的第一個孩子是女孩，我疼惜有加，到了第二個孩子男孩出生，仍是如此，並不因此重男輕女。到了今天，小孫子因為最小，又在自己身邊，並不聽是男是女。疼愛他只是因為他「小」。

我喜歡小孩子，不論是男是女，因為和小孫子玩耍，為的是要拾回自己的青春。可惜現代小孫子不喜歡與祖父母依依假假的一套，而是醉心於平板電腦。加上小孫子雖然只有七歲，打網球、游泳、武術樣樣都能，他的「活動天地」多着，老祖父只能作個旁觀者了。

萃神

余以心

聖誕，傳愛的節日

聖誕節對於我是個傳愛、傳愛的節日。

在我腦袋中一直留着那一年的聖誕。我幼時家境貧寒，一家八口住在鑽石山石屋區，從來沒什麼禮品。幾歲大的一年，聖堂神父說有學校接待孩子過聖誕，我緊張了好幾天，日子到來帶着妹妹興奮地前往。那是德望學校，修女和學生為我們表演，玩遊戲，送了不少小禮物，還有美味的食物飲品，一片溫暖的聖誕氣氛。料不到世上原來有陌生人可以如此無私地對我們好，那份溫暖仍存心頭。是緣分吧，後來我三個妹妹都進入了德望學校，接受良好的教育。

我們是天主教家庭，自小習慣了慶祝聖誕，感恩小耶穌降生拯救世人。那時家庭收入雖微薄，但在平安夜爸爸必定悄悄地把糖果塞進床頭掛着的六隻小襪子裡，讓我們醒來時都驚喜狂叫，深信有聖誕老人！在聖誕日是媽媽唯一做西餐的日子，其實只是一家人坐在地上享用牛油塗麵包加沙糖等簡單食物，但對我們六姊妹來說是豐盛的聖誕大餐。父母的愛在這節日更表露無遺！我們的聖誕家庭聚會

四代同堂的今天仍持續，我和大妹妹必為每一位成員送上禮物。

聖誕的確是充滿愛的節日，報佳音悅耳的聖詩傳至大街小巷；不同機構舉辦接待基層兒童或為安老院長者的慶祝活動，還有各類型的聖誕慈善籌款，讓寒冷的十二月帶來溫情。

歐洲多國在十一月中經已白雪飄飄，聖誕市集紛紛開始，購物和喝熱酒的歡樂令人懷念，尤其是德國的分外熱鬧。近年聖誕市集這西方傳統也落戶香港了，而且還為慈善活動籌款。太古地產過去幾年在糖廠街辦「白色聖誕市集」，製人造飄雪，購物飲品攤檔吸引大批遊人，今年更增加星街、的士集，在十一月三十至十二月二日便是糖廠街的市集，收益都撥捐慈善籌款「愛心聖誕大行動」以支持多個社福機構。在聖誕，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傳愛！



■在香港為慈善籌款的糖廠街聖誕市集。作者提供

百家廊

雷櫻

今年第24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張煒先生的《古船》成為關注熱點，這部已被翻譯成十餘種文字的小說，將在明年與泰米爾語讀者見面。五年前，我第一次讀《古船》，對書中的大船、老磨屋、蘆青河等很是着迷，對隋抱樸、隋見素這對異母同父兄弟的愛情唏噓嘆息，而那嗚嗚嗚嗚旋轉的老磨，響徹在我的耳畔。再次重讀這本書，一顆漂泊的靈魂在歷史深處喘息、停靠，獲得慰藉。

《古船》講述的是老隋家、老趙家、李家三家大家族之間的故事，也可以說是，以老隋家的家族故事為圓心，涉及三大民族的民族變遷史和心靈史。其中，有兩個關鍵詞，縈繞在我的腦海中：老磨、古船。老磨見證着粉絲工廠的變遷，從粉絲作坊到粉絲生產銷售總公司，再到抱樸接任廠長後的粉絲廠，「老磨不緊不慢的磨着歲月，老磨屋改為機器動力，那交錯的皮帶和繁多的變速輪使人眼花繚亂，世界就是這樣突然變了臉相。」

老磨亦磨着人心，見素爭奪粉絲廠承包權敗下陣來，最大勁敵竟是在長年躲在磨屋裡的抱樸，後來他進城開商店兩次被騙，患上絕症抵債歸來；那些痛苦的記憶磨着抱樸的心，後母的虐死、桂桂的餓死、含章的受辱、爭搶的切糕，以及叔叔隋不召的出逃，他辜負寡婦小葵，他像背負十字架的罪人，無法逃離「另一個世界譴責的眼神。」

而含章拒絕李知常的求婚，沉溺在四爺爺趙炳的噩夢中不能自拔，「四爺爺裸露着巨大臀部簡直讓她萬分震驚」，十八歲那個漆黑的夜晚成為她一輩子不可抹煞的恥辱柱。歲月更迭，人在老去，老磨卻愈發的年輕，老磨屋「彷彿是窪狸鎮一個深邃而博大的心靈」，承載着鎮上百姓的心酸和淚水，在最艱難的日子裡，總有人跑到老磨屋這兒做點什麼。比如，大喜因見素而服毒，鬧鬧被二槐強暴。某種意義上說，老磨如樹洞，忠誠地傾聽着鎮上的每個生命體的情感召喚，然後緩緩一聲哀嘆，被黃昏晚照照耀下的蘆青河吞吸，載向遠方。

與老磨的情感傾聽不同，古船則是精神的坐標。半截古城牆，〈海道針經〉、有血脈的古柏等，為窪狸鎮蒙上神秘色彩。隋不召進城找古船，心心唸唸將它接回老

家，未果，可是，他像行船一樣朝前走，送走前線犧牲的隋大虎就像送走老船；送走窪狸鎮最後一個英雄李其生；又送走怪老頭史迪達，臨終前他交出印把子，一座沒有權力的鎮子迎來重生；他向抱樸交代：一是用性命擔保不會糟蹋經書，二是誰家生孩子一定要去看看，有沒有中那個遺落的鉛筒的毒，再就是要經常去看看那截古棧子圍城牆，最終他以悲壯的方式離世；因救李知常捲入變速輪，他成為全鎮最愛戴的老人。「老船，在心裡供奉，他的這句話，與其說是他自放自己遊蕩而不安的靈魂，不如說是為一個鎮子的人尋找精神信仰。」

在我看來，老磨是我們的精神之母，流轉母性的慈愛和悲憫，而古船是精神之父，充滿父親的威嚴和支撐。也正是他們的在場，抱樸和見素才會走出精神的樊籠，成為真正的男子漢。毋庸置疑，兩兄弟是小說的男主角，他們自我救贖的心理過程，無不充滿人道主義的暖意，我在逐段的品讀中，感受到一種大的東西在生發、迸射、蔓延，後來，從十六、十七章抱樸與見素的對話中尋到答案。

「我是老隋家有罪的一個人，抱樸負重前行，在不能被理解和身心煎熬中躲避磨屋獨飲痛苦的烈酒，多少個夜晚他研讀《共產黨宣言》，執拗的尋根問底，「日子每過到了一個關節上，我都不停地讀它」；他的罪、他的痛、他的淚，不只是老隋家人只有愛情，沒有婚姻，他錯過小葵的愛情，見素進城闖蕩，更多的是為老隋家、為整個窪狸鎮的人而懺悔。「我害怕苦難，苦難啊，快離開窪狸鎮吧！愈遠愈好，愈遠愈好，永遠也別回來！」

事實上，「一輩子又一輩子的苦難，也許是因為沒有一塊過生活」，他飽受蹂躪的心房中容納的是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苦難……「土改」、大躍進等動盪年代共同經歷的黑暗時光，那些駭人的場景恍若帶血的種子，在他的胸口壓出一片血紅，鐵絲穿過鎖骨，串起男女老少，將42人活埋在紅薯窖，後母苗子被趙多多抄家，用剪剪絞衣服，朝地撒尿。

抱樸認識到，「老隋家的人都是受過大苦的人，他們再也不敢為了自己活着，應該想一想鎮史上記了和沒記的，不要以為那些事情那麼遙遠」，他想的是改造自

己，「愈是做事情負責任的人愈是要多想想苦難，學會狠一些人，學會尋思往事」，他的內心世界在老磨屋中磨去了執拗，生發出擔當。這使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話，「我只擔心一件事，我怕我自己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對於抱樸，他所擔負的是沒有迎戰苦難的勇氣。是見素激發了，喚醒了他，「我從心裡羨慕你的勇氣，你的膽子，你的那種精明、那顆征服心」，「我太依賴我的善良、公正，結果怎麼樣？」屈原的「天問」、《共產黨宣言》，這是抱樸的精神食糧，他發問，「老隋家只讀紙頁發黃而不讀紙頁雪白的書，這又算不算一種迴避？」

老隋家沒有迴避，因為含章沒有迴避，她舉起斧子砍向趙炳，我死而無憾，所以我就等着這個結果，她關進牢獄，心靈得到釋放；見素沒有迴避，他毅然進城，哪怕落魄而歸；抱樸也沒有迴避，且不說他兩次扶缸救火、接任粉絲廠廠長，見素住院他第一時間進城看望；見素、含章生病他悉心照顧，老隋家長孫的肩膀硬起來，在崛起，築起窪狸鎮的精神高地；「我們滿身都是看不見的鎖鏈，緊緊地縛着；不過我再不會服輸，我會一路掙脫着向前走，哪怕我的胳膊被這些鎖鏈捆折了，兩手淌血，我還要掙脫。」

終有一天，古船會消失，老磨會毀掉，惟有大地是永恒的；趙炳的強姦、見素的移情、抱樸的怯懦、趙多多的造假等，將淹沒在歲月大河中，但動盪歲月的抄家、虐殺、凌辱，永遠不會被軟埋。所以，抱樸的懺悔是替父輩人批判不堪回首的黑暗年代，最深遠的意義就是銘記歷史、創造未來，讓那些被紅筆塗抹的記憶，重新寫進鎮史，楔入大地心跳，「你千萬不要小看了這一筆的有無，它會影響一代又一代人對鎮子的看法」，這是大寫的中國人的精神功課，也是告慰逝去的老隋家人，把血吐到馬背上的父親、把血灑在粉絲廠的叔叔、把血灑在最前線的大虎，同時也寓意着一種精神傳承，即全鎮共同為奔赴軍營的隋小青設宴送行，那個美好的夜晚成為絕唱。感謝張煒先生的古船，載着一個民族的心靈秘史和充滿詩意的靈魂史詩，啟迪人們懷高遠、擔大責，懷揣感恩和敬畏，貼着大地的胸膛勇向前，成為無愧於歷史的生活強者。

網人

狸美美

舉手之勞

前两天，在微信朋友圖看到有個朋友發「要柿餅的聯繫XXXXXXXX（電話號碼）」，家的一斤13元，看見的給我轉發一下，轉發一下贈送一袋，謝謝，是朋友幫個忙！柿餅一定會送的！關係硬硬的幫我轉一次！衷心感謝了！不要裝作看不見啊，我知道大多數都是長在線，舉手之勞謝謝……」徵信轉發，在今天完全不是新鮮事，但這則消息卻激發了小狸無限的愜欲，因為它太直氣壯了。

求讚、求票、求轉發，是當今微信朋友圈的「三大求」，每個人或多或少會碰到過，有些人堅持冷面無視，有些人磨不開面子或怕得罪人只好含淚屈從，當然也有純屬關係鐵和熱心腸的，但目測應是少數。在這裡，小狸先不說「三大求」應不應該，只說追求的方法也分高下，正所謂盜亦有道，求轉發也是存在鄙視鏈的。

處在鄙視鏈最高端的，是「只求生人不求友」，這也是小狸見過相對最舒心和專業的求法。比如小狸有個朋友是做推廣的，她平時就致力於加入各種組群，地方群、專業群、創業群、愛好群等等是群就加，加進去後再一一加好友，能通過多少是多少，最後她會把這些生人分成一組。每當公司有微信推廣任務時，她便在這群裡先和群主打好招呼，然後發送「求」的內容，再之後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她會在群裡發個紅包以示感謝。群裡的人同樣也懂江湖規矩，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如果搶了人家的感謝紅包就要幫人家轉發、點讚或投票。而小狸這位朋友加了若干陌生人的目的，並不是要監督，而是當群裡別

人有需求時，她搶過紅包之後會把廣告內容發到「陌生人群組」。

這一套「求」法最舒服和最高級的地方就是都在陌生人間進行，是純粹的商業活動，是可以用錢計算清楚的，誰也不用計算感情的成本。而只有當不摻雜感情的時候，這一點點金錢上的謝意才不覺得是侮辱，這一鍵轉發才叫真正的「舉手之勞」。

處在鄙視鏈中游的，是不分親疏的全體求人。這些人會在陌生人群裡求轉發，也會在親友群和人人都能看見的朋友圈裡公開求人幫忙。在被幫助的時候，他們付出了感情和友誼的成本。但之所以說仍處在中游，是因為他們的文案尚且謙遜，做法也未見極端。基本處於「等待幫助」的狀況，旁人還有個假裝看不見的選擇。

處在鄙視鏈最底端的，就是文章開頭那一類強迫型的「三求」者。他們的特點是專門殺熟，而且姿態高傲，文案中往往帶着理所應當的自信——你就是應該幫我，你必須要幫我，「舉手之勞」你都不幫我，你還不是不人呢？這些求人者不僅會把廣告發到群裡，還會發到一對一的私聊裡，或者專門@你，直叫人無處躲藏。他們是處於「強求幫助」的狀態。如果硬着頭皮寧死不屈，那就要做好接受各種怪話的準備。

微信營銷的鄙視鏈裡，愈往下的人們愈不懂一個道理：錢是最便宜的，人情才是最貴的。「舉手之勞」的背後，是對方賣你的一個面子，但這種刷臉是限次的，其透支額度遠遠低過信用卡。所以如果是為了省幾塊錢就刷臉求讚，或者覺得幾個柿餅就可以買人效力，那真是很傻很天真。

昨日

陶然

一張電影票

那時，課餘娛樂單調，絕沒有現在這麼五花八門，豐富多彩。剛回北京時，電視是黑白電視，那時正值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北京舉行，因上屆容國團奪得男子單打冠軍頭銜，引發全國的乒乓球熱，更讓球迷和非球迷都關注賽果。

我曾騎過自行車，跑到工人體育館，排隊買票。但決賽一票難求，根本買不到，只好看電視直播，男子單打莊則棟擊敗李富榮奪冠，林慧卿也不落後，取得女子單打世界冠軍。最動人心弦的是中國對日本的男子團體決賽，尤其是徐寅生的連扣二大板，取得最後勝利的場面，日後為許多人所津津樂道。後來，詩人郭小川以《小將們在挑戰——記中國乒乓球隊》為題，在《人民日報》發表報告文學，鏘述乒乓球隊成功之路，引起轟動。

當時，電影還是新鮮事物，印尼還沒有，我在雅加達世界博覽會上的中國館看過黑白

電視畫面，已經激動不已。剛回北京時，在阜外西口北京歸國華僑學生補習學校的教室曾擠着看節目，什麼節目忘了。這次在六中，還是黑白電視，當時學校特地允許學生們翹課看決賽，禮堂擠滿了人，連站位都水泄不通，我們這些遲來者，只好站在外面偷窺。最後一板，大功告成，禮堂內外，一片歡呼喝彩聲。

黑白而且是小尺寸的電視，已經激動人心，一直到了遷移到香港，當時還是流行黑白電視，記得有一回，仁強帶我去北角新都城看望他一個堂兄，他家裡有一台彩色電視機，讓我羨慕不已。如今彩色電視已經普遍到再沒有人擁有黑白電視機了，回想這段歷程，有如發了一場夢似的。

那時，喜歡看的節目，是侯寶林、馬季的相聲，星期六晚上趕回學校，為的就是追看他們的節目。

除了電視，就是電影了。最狂熱的時候，一天看三場電影，也並沒有什麼選擇，國產

片、蘇聯片、東歐片，甚至偶而有的日本片、越南片、朝鮮片、印尼片，甚至阿根廷片、墨西哥片都有。我記得有一部阿根廷片是《大牆後面》，還有由格里高利·派克主演的英國片《百萬英鎊》，那是根據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

上大學時，每個月還會公映一部香港長城或鳳凰、新聯的電影。但當時風聲已經比較緊了，在文學概論課堂上，老師常以上映的香港片做靶子，結合批判「小資產階級情調」。

有一天，上映「阿聯電影周」，公映歷史彩色寬銀幕電影《薩拉丁》，有現場同聲翻譯，票價奇貴，印象中好像是一元五角一張；而在當時，學生票一般最貴也就是一角五分錢。那時埃及和敘利亞短暫併成阿聯，現在也已成了歷史了。因為好奇，我與大學老友阿太一起趕到首都電影院去觀看，有點忘形。回程時跟人提起，不料竟被視為奢侈，倒也始料不及。其實我現在也記不起那片子的到底敘述什麼內容了。